



名家佚性散文选

山水卷·圣迹游踪



梁衡 主编

李石林
丁亥



海天出版社

名家佛性散文选

山水卷·圣迹游踪



季梁旷
丁亥



海天出版社

林衡昕 归国鸣
季梁旷 罗放
问编
顾主 执行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迹游踪(山水卷)/梁衡主编. —深圳:海天出版社, 2007

(名家佛性散文选)

ISBN 978-7-80697-889-4

I. 圣… II. 梁…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61602号

敬告作者: 本书所收作品的使用权及稿酬样书支付等相关事宜, 本社已委托
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代理, 请与该公司联系, 电话: 010-68003887转5103。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http://www.htph.com.cn>

策划: 旷昕 责任编辑: 丁放鸣 谢芳

责任技编: 蔡梅琴 装帧设计: 海天龙

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制作输出 Tel: 83461000

深圳市华信图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年10月第1版 2007年10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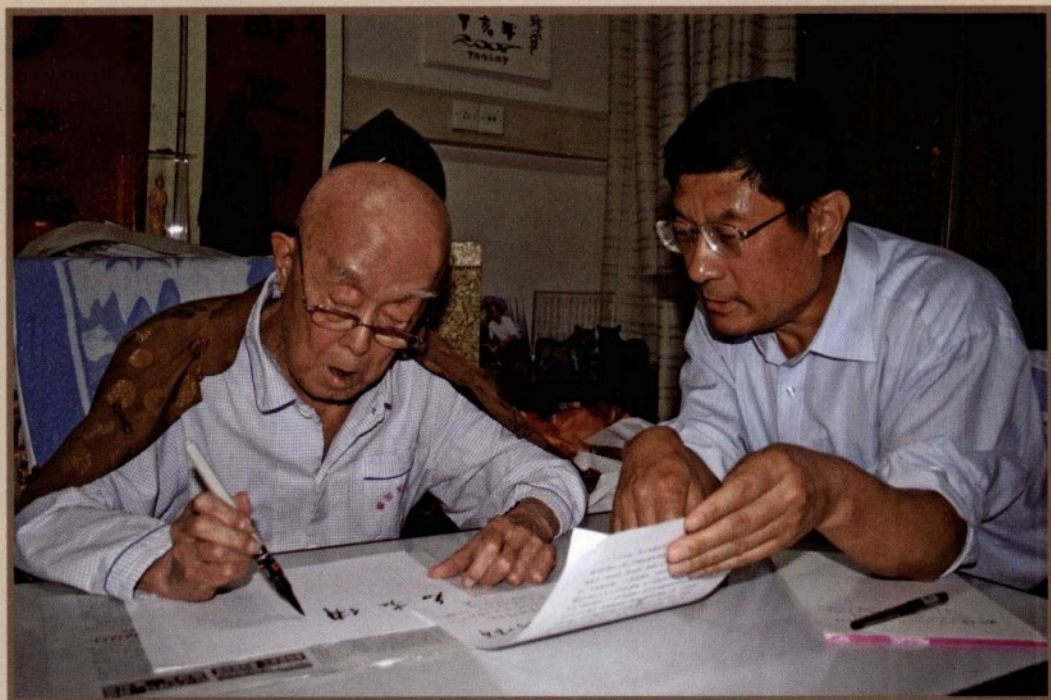
开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张: 17

字数: 218千字 印数: 1-5000册

定价: 38.8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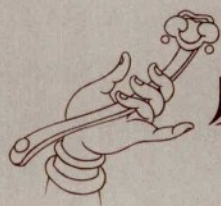


季羨林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右为本书主编梁衡先生）。

摄影：霄羽



序



反求我心 大慧大觉

梁 衡

最近我去拜访97岁高龄的季美林先生，我知道他是研究佛教的，便问先生：“你信不信佛？”他说“不信”。我又问：“宗教为什么还会存在？”他说：“因为科学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剩下的只好求助宗教。”又问：“宗教到底何时能消亡？”他说：“恐怕到共产主义也消亡不了。人的心理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佛教在中国，就是这样，许多人信，许多人不信。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角度。但不管信还是不信，它是一种客观存在，从东汉传入中国，已存在了两千多年。不但存在还有发展，甚至发展之后又再传回它的故乡印度，季美林先生称之为文化史上很少见的宗教“倒流”。不但有“倒流”，还有“横流”，它又从中国传到日本，传到欧美等地，几乎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这说明什么，说明它有用，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世界，特别是解释人生和人的心理。另外，还说明中华文化的博大，具有宽容与创新的精神。它没有排外、自闭，也没盲目膜拜，自卑自怯，而是开放吸收，兼容并蓄，进而改革创新。中国古来之佛教早已不是印度之佛教，现在之佛教也不是过去之佛教。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又新创几宗几派，已无人能说清。特别是禅宗经六祖革新之后，禅与



| 山水卷·圣迹游踪 | 1
shanshuijuan · shengjiyouzong

佛几乎是两个概念。佛教与其他宗教之大不同处是不搞神秘宗教，强调自我体验，我心皆佛，人人可立地成佛；不宣传神主救世，而强调自度度人。有宽忍、无私、利他、和谐的一面，是积极的。中国文化在佛教西来之前，便有道，强调无为，重自然规律；有儒，强调自强不息，济世救民；再加上佛的慈悲，中华文化就三足鼎立，巍然浩然，源远流长。至今中国许多名山、市井的古庙里，都三教共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在人们平常的处世用事中也常常是进为儒，守为道，退为佛，像是一套武功的攻防进守，又像是一个人时而兴奋时而沉静。所以，如林则徐这样的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而他那副名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你已无法确指这里是儒、是道、还是佛。文化，是很有意思的事，就像一道好菜，当你细品其色、香、味时，已无法说清，其中是哪一种料在起作用。

对佛的体验有一句话讲得最通俗明白：“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自己去体会吧，说出来的就不算是佛，这大概就是禅味，其实是哲学。当年爱因斯坦与波尔两位物理学家争论物质能不能准确测量，直到死谁也没有说服对方。爱氏说能，波氏说不能，叫“测不准原理”。比如用温度计测水温，你看到的温度是水加上温度计及环境的温度而不是水的准确温度。有一次毛泽东接见外宾，赵朴初陪同，客人未到，毛即风趣地说：“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佛教有没有这个公式？”赵答：“有”。是又不是，测不准，正是哲学境界。佛教传入中国后得华夏文化之灵，浴神州风土之情，是佛教，即非佛教，是名佛教。就像波尔的那支温度计上的温度，是水温，即非水温，是名水温。它已是哲学、文学、艺术、政治、人生修养等等的一种混合体了。一部红楼梦，有人读情，有人读理，有人读阶级斗争；一部佛教，更是中国人两千年来读不完的书。你看，像梁启超、胡适、鲁迅这样的大家都曾苦心研究佛教，鲁迅还出资刻过佛经。而李叔同、金



庸等作家、艺术家则干脆皈依佛门。这是佛教的妙处，每个行为都能在它的思维下找到一种实现的方法，每个人都能在它的背景下找到一个自我。山西隰县小西天寺里，有一副对联：“佛即心，心即佛，欲求佛，先求心，即心即佛；因即果，果即因，种甚因，结甚果；是因是果。”当我们谈佛说禅时，其实在探寻自我，研究我与周围世界的关系。这种含义是说不很准的，也是“测不准原理”。我心茫茫，佛法无边，唯其不准才有大用，才有发挥的空间，两千年不衰，天地间永驻。我们对佛千万不敢太认真，烧香拜佛，求其显灵；或打坐入定，求其忽通，那不是佛的本意。列宁说，真理不可太死板，也不能太灵活。至于掌握到一个什么样的度，还是那句话，饮水人冷暖自知，你自己慢慢去品吧。

两千年来，佛教在中国是一本读不完的书。这里我们选编了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一些名人的读佛笔记和心得，共分为人物、感悟、山水、艺术四大卷，总名《名家佛性散文选》。本书的编选得到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的指导和支持。编选完毕，先生听着我的介绍，欣然题写了书名！在此我代表所有参佛悟佛的人们感谢季老！本书目的不在拜佛学佛，而在参佛悟佛，反求我心，大慧大觉。

是为序。

2007年5月5日 于北京



目 录



序：反求我心 大慧大觉·····	梁 衡 / 1
山中杂信·····	周作人 / 1
花 坞·····	郁达夫 / 7
南游日记·····	郁达夫 / 10
天目山中笔记·····	徐志摩 / 21
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	徐志摩 / 26
潭柘寺 戒坛寺·····	朱自清 / 28
天童寺忆雪舟·····	丰子恺 / 33
不肯去观音院·····	丰子恺 / 36
礼敬文殊菩萨道场——五台山·····	周叔迦 / 39
云 冈·····	郑振铎 / 45
阳台山大觉寺·····	俞平伯 / 57
旅晋五记·····	施蛰存 / 61
鸡足朝山记·····	费孝通 / 66
在敦煌·····	季羡林 / 74
法门寺·····	季羡林 / 90
游唐大招提寺·····	季羡林 / 95
佛教圣迹巡礼·····	季羡林 / 100
灵渡山杯渡井铭·····	饶宗颐 / 111
长安寺·····	萧 红 / 114
天竺旧事·····	金克木 / 117
广化寺·····	张中行 / 127
克孜尔千佛洞·····	黄苗子 / 130

灵隐礼佛·····	冯英子 / 134
灵隐联话·····	冯英子 / 136
姑苏城外寒山寺·····	冯英子 / 138
雾里峨眉·····	吴祖光 / 141
宁波天童记游·····	陈从周 / 152
岱岛秋痕·····	陈从周 / 155
佛国人间·····	吴冠中 / 157
幽冥钟·····	汪曾祺 / 160
玄奘取经东归入境古道考实·····	冯其庸 / 164
梵天午梦·····	余光中 / 172
黄绳系腕·····	余光中 / 184
两晤卢舍那大佛·····	林 非 / 189
最美的就在这儿·····	舒 乙 / 193
澳门第一大庙普济禅院·····	洪丕谟 / 197
游佛光寺·····	冯骥才 / 200
道士塔·····	余秋雨 / 204
千年一叹·····	余秋雨 / 211
泰山——人向天的倾诉·····	梁 衡 / 218
晋 祠·····	梁 衡 / 224
清凉世界五台山·····	梁 衡 / 228
十六万片礼佛心·····	葛兆光 / 233
夜访观音岩·····	叶 梦 / 237
在哲蚌寺看晒佛·····	于 坚 / 240
正定三日·····	铁 凝 / 249
佛教故乡瞻礼记·····	金 申 / 256
跋：晴佳雨亦佳 好景随缘取·····	旷 昕 / 262





山中杂信

周作人

—
伏园兄：

我已于本月初退院，搬到山里来了。香山不很高大，仿佛只是故乡城内的卧龙山模样，但在北京近郊，已经要算是很好的山了。碧云寺在山腹上，地位颇好，只是我还不曾到外边去看过，因为须等医生再来诊察一次之后，才能决定可以怎样行动，而且又是连日下雨，连院子里都不能行走，终日只是起卧屋内罢了。大雨接连下了两天，天气也就颇冷了。般若堂里住着几个和尚们，买了许多香椿干，摊在芦席上晾着，这两天的雨不但使它不能干燥，反使它更加潮湿。每从玻璃窗望去，看见廊下摊着湿漉漉的深绿的香椿干，总觉得对于这班和尚们心里很是抱歉似的，——虽然下雨并不是我的缘故。

般若堂里早晚都有和尚做功课，但我觉得并不烦扰，而且于我似乎还有一种清醒的力量。清早和黄昏时候的清澈的磬声，仿佛催促我们无所信仰、无所归依的人，拣定一条道路精进向前。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已至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





碧云寺牌坊

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我只将这各种思想，凌乱的堆在头里，真是乡间的杂货一料店了。——或者世间本来没有思想上的“国道”，也未可知。这件事我常常想到，如今听他们做功课，更使我受了激刺，同他们比较起来，好像上海许多有国籍的西商中间，夹着一个“无领事管束”的西人。至于无领事管束，究竟是好是坏，我还想不明白。不知你以为何如？

寺内的空气并不比外间更为和平。我来的前一天，般若堂里的一个和尚，被方丈差人抓去，说他偷寺内的法物，先打了一顿，然后捆送到城内什么衙门去了。究竟偷东西没有，是别一个问题，但吊打恐总非佛家所宜。大约现在佛徒的戒律，也同“儒业”的三纲五常一样，早已成为具文了。自己即使犯了永为弃物的波罗夷罪，并无妨碍，只要有权力，便可以处置别人，正如护持名教的人却打他的老父，世间也一点都不以为奇。我们厨房的间壁，住着两个卖汽水的人，也时常吵架。掌柜的回家去了，只剩了两个少年的伙计，连日又下雨，不能出去摆摊，所以更容易争闹起来。前天晚上，他们都不愿意烧饭，互相推诿，始而相骂，终于各执灶上的铁通条，打仗两次。我听他们叱咤的声音，



令我想起《三国志》及《劫后英雄略》等书里所记的英雄战斗或比武时的威势，可是后来战罢，他们两个人一点都不受伤，更是不可思议了。从这两件事看来，你大约可以知道这山上的战氛围。

因为病在右肋，执笔不大方便，这封信也是分四次写成的。以后再谈罢。

（一九二一年六月五日）

二

近日天气渐热，到山里来住的人也渐多了。对面的那三间屋，已于前日租去，大约日内就有人搬来。般若堂两旁的厢房，本是“十方堂”，这块大木牌还挂在我的门口。但现在都已租给人住，以后有游方僧来，除了请到罗汉堂去打坐以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挂单了。

三四天前大殿里的小菩萨，失少了两尊，方丈说是看守大殿的和尚偷卖给游客了，于是又将他捆起来，打了一顿，但是这回不曾送官，因为次晨我又听见他在后堂敲那大木鱼了。（前回被捉去的和尚，已经出来，搬到别的寺里去了。）当时我正翻阅《诸经要集·六度部》的《忍辱篇》，道世大师在《述意缘》内说道，“……岂容微有触恼，大生瞋恨，乃至角眼相看，恶声厉色，遂加杖木，结恨成怨”，看了不禁苦笑。或者丛林的规矩，方丈本来可以用什么板子打人，但我总觉得有点矛盾。而且如果真照规矩办起来，恐怕应该挨打的却还不是这个所谓偷卖小菩萨的和尚呢。

山中苍蝇之多，真是“出人意表之外”。每到下午，在窗外群飞，嗡嗡作声，仿佛是蜜蜂的排衙。我虽然将风门上糊了冷布，紧紧关闭，但是每一出入，总有几个混进屋里来。各处桌上摊着



苍蝇纸，另外又用了棕丝制的蝇拍追着打，还是不能绝灭。英国诗人勃来克有《苍蝇》一诗，将蝇来与无常的人生相比，日本小林一茶的俳句道，“不要打哪！那苍蝇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我平常都很是爱念，但在实际上却不能这样的宽大了。一茶又有一句俳句，序云：

捉到一个虱子，将他掐死固然可怜，要把他舍在门外，让他绝食，也觉得不忍，忽然的想到我佛从前给与鬼子母的东西^①，成此。

虱子呵，放在和我味道一样的石榴上爬着。

《四分律》云，“时有老比丘拾虱弃地，佛言不应，听以器盛若绵拾着中。若虱走出，应作筒盛；若虱出筒，应作盖塞。随其寒暑，加以膩食将养之。”一茶是诚信的佛教徒，所以也如此做，不过用石榴喂他却更妙了。这种殊胜的思想，我也很以为美，但我的心底里有一种矛盾，一面承认苍蝇是与我同具生命的众生之一，但一面又总当他是脚上带着许多有害的细菌，在头上面爬的痒痒的，一种可恶的小虫，心想除灭他。这个情与知的冲突，实在是无法调和，因为我笃信“赛老先生”的话，但也不想拿了他的解剖刀去破坏诗人的美的世界，所以在这一点上，大约只好甘心且做蝙蝠派罢了。

对于时事的感想，非常纷乱，真是无从说起，倒还不如不说也罢。

（六月二十三日）



① 原注：日本传说，佛降伏鬼子母神，给予石榴实食之，以代人肉，因榴实味酸甜似人肉云。据《鬼子母经》说，她后来变了生育之神，这石榴大约只是多子的象征罢了。

三

近日因为神经不好，夜间睡眠不足，精神很是颓唐，所以好久没有写信，也不曾做诗了。诗思固然不来，日前到大殿后看了御碑亭，更使我诗兴大减。碑亭之北有两块石碑，四面都刻着乾隆御制的律诗和绝句。这些诗虽然很讲究的刻在石上，壁上还有宪兵某君的题词，赞叹他说“天命乃有移，英风殊难泯”！但我看了不知怎的联想到那塾师给冷于冰看的草稿，将我的创作热减退到近于零度。我以前病中忽发野心，想做两篇小说，一篇叫《平凡的人》，一篇叫《初恋》；幸而到了现在还不曾动手。不然，岂不将使《馍馍赋》不但无独而且有偶么？

我前回答应告诉你游客的故事，但是现在也未能践约，因为他们都从正门出入，很少到般若堂里来的。我看见从我窗外走过的游客，一总不过十多人。他们却有一种公共的特色，似乎都对于植物的年龄颇有趣味。他们大抵问和尚或别人道，“这藤萝有多少年了？”答说，“这说不上来。”便又问，“这柏树呢？”至于答案，自然仍旧是“说不上来”了。或者不问柏树的，也要问槐树，其余核桃石榴等小树，就少有人注意了。我常觉得奇异，他们既然如此热心，寺里的人何妨就替各棵老树胡乱定出一个年岁，叫和尚们照样对答，或者写在大木板上，挂在树下，岂不一举两得么？

游客中偶然有提着鸟笼的，我看了最不喜欢。我平常有一种偏见，以为作不必要的恶事的人，比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作恶者更为可恶；所以我憎恶蓄妾的男子，比那卖女为妾——因贫穷而吃人肉的父母，要加几倍。对于提鸟笼的人的反感，也是出于同一的源流。如要吃肉，便吃罢了（其实飞鸟的肉，于养生上也许非必要），如要赏鉴，在他自由飞鸣的时候，可以尽量的看或听：何必关在笼里，擎着走呢？我以为这同喜欢缠足一样的是痛苦的赏玩，是一种变态的残忍的心理。贤首于《梵网戒疏》盗戒



下注云，“善见云，盗空中鸟，左翅至右翅，尾至头，上下亦尔，俱得重罪。准此戒，纵无主，鸟身自为主，盗皆重也。”鸟身自为主，——这句话的精神何等博大深厚，然而又岂是那些提鸟笼的朋友所能了解的呢？

《梵网经》里还有几句话，我觉得也都很好。如云，“若佛子，故食肉——，一切肉不得食。——断大慈悲性种子，一切众生见而舍去。”又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风，是我本体……”我们现在虽然不能再相信六道轮回之说，然而对于这普亲观平等观的思想，仍然觉得他是真而且美。英国勃来克的诗：

被猎的兔每一声叫，
撕掉脑里的一枝神经；
云雀被伤在翅膀上，
一个天使止住了歌唱。

这也是表示同一的思想。我们为自己养生计，或者不得不杀生，但是大慈悲性种子也不可保存，所以无用的杀生与快意的杀生，都应该避免的。譬如吃醉虾，这也罢了；但是有人并不贪他的鲜味，只为能够将半活的虾夹住，直往嘴里送，心里想道：“我吃你！”觉得很快活。这是在那里尝得胜快心的滋味，并非真是吃食了。《晨报》杂感栏里曾登过松年先生的一篇《爱》，我很以他所说的为然。但是爱物也与仁人很有关系，倘若断了大慈悲性种子，如那样吃醉虾的人，于爱人的事也恐怕不大能够圆满的了。

（七月十四日）



花 坞



郁达夫

“花坞”这个名字，大约是在到过杭州，或在杭州住上几年的人，没有一个不晓得的，尤其是游西溪的人，平常总要到花坞。二三十年前，汽车不通，公路未筑，要去游一次，真不容易；所以明明知道这花坞的幽深清绝，但脚力不健，非好游如好色的诗人，不大会去。现在可不同了，从湖滨向北向西的坐汽车去，不消半个钟头，就能到花坞口外。而花坞的住民，每到了春秋佳日的放假日期，也会成群结队，在花坞口的那座凉亭里等候，预备来做一个临时导游的角色，好轻轻快快地赚取游客的两毛小洋；现在的花坞，可真成了第二云栖，或第三九溪十八涧了。

花坞的好处，是在它的三面环山，一谷直下的地理位置，石人坞不及它的深，龙归坞没有它的秀。而竹木萧疏，清溪蜿蜒，庵堂错落，尼媪翩翩，更是花坞独有的迷人风韵。将人来比花坞，就像浔阳商妇，老抱琵琶；将花来比花坞，更像碧桃开谢，未死春心；将菜来比花坞，只好说冬菇烧豆腐，汤清而味隽了。

我的第一次去花坞，是在松木场放马山背后养病的时候，记得是一天日和风定的清秋的下午，坐了黄包车，过古荡，过东岳，看了伴凤居，访过风木庵（是钱塘丁氏的别墅），感到了口



渴，就问车夫，这附近可有清静的乞茶之处？他就把我拉到了花坞的中间。

伴凤居虽则结构堂皇，可是里面却也坍败得可以；至于杨家牌楼附近的风木庵哩，丁氏的手迹尚新，茅庵的木架也在，但不晓怎么，一走进去，就感到了一种扑人的霉灰冷气。当时大厅上停在那里的两口丁氏的棺材，想是这一种冷气的发源之处，但泥墙倾圯，蛛网绕梁，与壁上挂在那里的字画屏条一对比，极自然地令人生出了“俯仰之间，已成陈迹”的感想。因为刚刚在看了这两处衰落的别墅之后，所以一到花坞，就觉得清新安逸，像世外桃源的样子了。

自北高峰后，向北直下的这一条坞里，没有洋楼，也没有伟大的建筑，而从竹叶杂树中间透露出来的屋檐半角，女墙一围，看将过去却又显得异常的整洁，异常的清丽。英文字典里有Cottage的这一个名字；而形容这些茅屋田庄的安闲小洁的字眼，又有着许多像Tiny, Dainty, Snug的绝妙佳词，我虽则还没有到过英国的乡间，但到了花坞，看了这些小庵却不能自己地便想起了这种只在小说里读过的英文字母。我手指着那些在林间散点着的小小的茅庵，回头来就问车夫：“我们可能进去？”车夫说：“自然是可以的。”于是就在一曲溪旁，走上了山路高一段的地方，到了静掩在那里的，双黑板的墙门之外。

车夫使劲敲了几下，庵里的木鱼声停了，接着门里头就有一位女人的声音，问外面谁在敲门。车夫说明了来意，铁门哐一响，半边的门开了，出来迎接我们的，却是一位白发盈头，皱纹很少的老婆婆。

庵里面的洁净，一间一间小房间的布置的清华，以及庭前屋后树木的参差掩映，和厅上佛座下经卷的纵横，你若看了之后，仍不起皈依弃世之心的，我敢断定你就是没有感觉的木石。

那位带发修行的老比丘尼去为我们烧茶煮水的中间，我远远听见了几声从谷底传来的鹊噪的声音；大约天时向暮，乌鹊来

